

<<一坛猪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坛猪油>>

13位ISBN编号：9787020088072

10位ISBN编号：7020088074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迟子建

页数：25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一坛猪油>>

内容概要

短篇小说舞台不大，所以作家在起舞的一瞬，身心要在最佳状态，既要有饱满的激情，又要有气定神凝的气质。

不要以为舞台小，它的天地和气象就小了。

在小舞台上跳得出神入化，大世界的风景就妖娆呈现了。

你在与天地交融的时刻，会觉得脚下的流水，与天上的银河连为一体了。

你既是大地之河的一簇浪花，又是天河中的一片涟漪，晶莹剔透，遍体通泰。

而这种美妙的感觉，在长篇的写作中几乎很难感受到。

<<一坛猪油>>

作者简介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

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

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有七十多部单行本。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

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五卷以及《迟子建作品精华》三卷。

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

作品有英、法、日、意、韩等海外译本。

<<一坛猪油>>

书籍目录

蒲草灯采浆果的人二重唱雪窗帘西街魂儿野炊图花忙子的春天百雀林一坛猪油解冻塔里亚风雪夜五羊岭的万花筒

<<一坛猪油>>

章节摘录

版权页：跟着我逃跑的，有我的影子，还有阳光。

阳光跑起来不像我那么张皇失措，它纤细光亮的脚灵巧而充满活力，一派从容，看来没有犯过罪的脚步跑起来才是自如的。

以前我不惧怕自己的影子，当它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姿态跟着我走时，我把它当成了自己家养的那条忠诚的老狗，无比的亲切。

可现在我却怕见它，尤其是逃跑在夜路上时，它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怎么看怎么像奸细和警察，如果我手里有一把镰刀就好了，我要将我的影子斩草除根！

虽然我知道它受着太阳和月亮的庇护，你就是对它大动干戈，它也会毫发无损。

我在城市里杀死了五舅，杀死了曼云，我用的是曼云切菜的刀，这对狗男女在咽气前还挣扎着要拉住彼此的手，使我的仇恨像肆虐的北风一样在耳际呼啸，又在他们身上剁肉馅似的乱砍一气，他们一动不动了，再也牵不到手了，我这才罢手。

五舅家门前的那条街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老妓女的模样，又脏又臭，破旧而颓废。

刚杀完人走出屋时，我不敢看人，抬眼望了一下天，觉得太阳好像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本想投案自首的，我先是问一个拣着烂菜叶的老太太：公安局在哪里？

老太太瞥了我一眼，说：“我家又没有人进过局子，我怎么知道它在哪里！”

我又向一个卖烧饼的中年妇女打听，她笑着说：“你要是问我税务局在哪里我知道，那帮家伙天天从那里跑出来罚我们这些做小本生意的！”

两个人都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使我觉得自己的罪责仿佛减轻了许多。

我想女人对公安局陌生情有可原，我就朝一个坐在发廊门口剔牙的瘦猴样的男人走去，他把刚剔出的东西溅到我脸上，说：“你要是进我的发廊刮刮胡子理理发，我才告诉你！”

“这分明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家伙！”

我没有理睬他，继续跟一个模样忠厚的蹲在地上卖鱼的男人打听，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原来的公安局我知道，不过现今它成了盲人按摩院了。”

他的话音一落，我就觉得自己是可以被赦免的了。

我也不想死前走的最后一条路是这样一条散布着废纸片，遗落着果皮、黏痰、流脓的电池、塑料袋，弥漫着鱼腥气、油烟味和街边厕所的尿臊味的一条街。

我决定要逃跑。

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溅上了血迹，直到快走出五舅家门前的那条街时，我碰见了一个屠夫，他拦住我，教训了我一通，我才注意到血迹像晚秋的菊花一样灿烂地开在我肮脏的衣服上。

虽然秋天了，天气已凉爽了，那个胡子拉碴的人却穿着背心和短裤，他腮边的肉膨胀着，胳膊和手上满是油腻。

他见了我吆喝了一声：“哎——给我站住！”

“我就僵直地站住了，等着束手就擒。”

谁知他并不是什么便衣警察，他朝我挥舞了一下胳膊，问：“告诉我你的窝子在哪儿？”

我可警告你，在这一带，谁再敢开屠宰场，得先问问你爷爷我愿不愿意！”

“我战战兢兢地说：“我并没有开屠宰场。”

“那人薅住我的衣领，把一口唾沫喷到我脸上，说：“还他妈的抵赖？”

！

瞧你这身破衣服，瞧你身上的血，不是刚宰完猪出来又是什么！”

“我连忙说：“我再也不敢了！”

“屠夫松开了我的衣领，抬起脚，就像踹一条癞皮狗一样，在我屁股上狠踢了几脚，骂：“滚！”

“于是我拔腿就跑。”

我的逃跑招来了一阵一阵的笑声。

我看见卖茶蛋的笑着跟屠夫竖大拇指，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子笑得把手里攥着的半块馒头给掉到了地上，而一个染着黄头发、指间掐着香烟的女孩笑得前仰后合的。

<<一坛猪油>>

我就在这形形色色的笑声中冲出了那条零乱的小街，跑到公共汽车的站台，上了一辆车。

公共汽车并不拥挤，我甚至找到了一个座位。

我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当乘务员打着呵欠挎着黑色的票夹让我买票，问我在哪里下车时，我紧张地说：“终点站。

”我掏钱时手指哆嗦个不休，因为我发现了手上的血迹，担心乘务员会打110报警。

她在给我撕票找钱的时候问：“你有没有两毛？

那样我可以找你五毛，我没有三毛的零钱了。

”我努力把手埋在两腿间，说：“不用找了。

”她见我如此慷慨，陡然热情地对我说：“你不小心把手割伤了吧？

下一站就是市三院，你可以去包扎一下。

”我说了声：“谢谢。

”她就愉快地离开了我。

乘客大都无所事事地歪着脑袋看着窗外庸碌的街景，那些不把目光放到窗外的人，也没谁注意我。

他们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看报，还有的女孩正一手拿着小圆镜子，一手拿着眉笔和口红，旁若无人地描眉涂唇。

我的恐惧感骤然减轻了许多。

我想此刻五舅母还没有回家，没人发现五舅和曼云遇害了，没人报警，我就有充足的时间从城市逃脱

。

我真想像鸟儿一样插上翅膀，自由地飞翔。

未到终点站，我就下了车。

因为我看见那个站台正对着一条卖服装的小巷。

那些廉价的衣服在街两侧被竹竿高高挑起，小巷熙来攘往的，看上去买卖很兴旺。

这逼仄而拥挤的小巷在我眼里就是一条可以改头换面的安全通道。

我跳下车花四十元买了一套藏蓝色的衣服，然后花上两毛钱进了一家公厕，撒了一泡尿，把沾着血迹的衣服脱了下来，换上了新衣服。

<<一坛猪油>>

编辑推荐

<<一坛猪油>>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